

# 在帝都

——八国联军罪行记实

[法] 罗蒂 著  
李金发 译



21

# 在帝都

——八国联军罪行记实

(法)贝野罗蒂 著

李金发 译

75967



\*200215971\*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**RENMINRIBAOCHUBANSHE**

**在帝都——八国联军罪行记实**

**作 者** 贝野罗蒂

**译 者** 李金发

**责任编辑** 吴 晔

**封面设计** 郑秉宏

**出版发行** 人民日报出版社

**社址** 北京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

**电话** 596231—2508

**电挂** 3838 **邮政编码** 100733

**印刷**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

**经销** 北京新华书店发行所

**开本** 32 **印张** 5.375

**字数** 115千字 **印数** 7000

**版次** 1990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**ISBN7-80002-268-4/1.121**

**定价** 2.40元

## 写在前面

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四日，八国联军（英、德、俄、法、美、日、意、奥）攻占北京。翌日凌晨，慈禧挟光绪皇帝出德胜门逃往西安。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分区实行血腥残暴的烧杀抢。为了扑灭中华民族的反抗怒火，帝国列强的军舰接踵而来，虎视眈眈地盘踞在中国的海湾。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，《北京的末日》的作者贝野罗蒂乘罗督大卜战舰，和“法兰西整千整万的兵一起”，跨越地中海，于一九〇〇年九月下旬侵入中国海岸黄海。贝野罗蒂有个“文官”的头衔，法国军官则夸耀他是“西洋的大文学家”，很可能是随军记者。他在办理法国“水师提督”的“使命”时，“直率地”描写了他所见到的事物。在“全欧洲的眼光都转到”北京的那个岁月里，贝野罗蒂“北京之行”写成的这些“小品”，最先在法国《费加罗报》发表，后又结集为《北京的末日》在巴黎出版。书中叙述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的疯狂与残酷，描写了在“西方之野蛮”气象统御下中国海湾、中国帝都、中国王朝、中国乡野的种种景象。

那是一个凄清、愁惨的深秋——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四日清晨，罗督大卜战舰逼近中国海湾，被愉快的军乐惊醒了的

贝野罗蒂，第一眼看到的是黑压压的舰队：

在天际的烟雾，事物时隐时现；可以在无数的桅樯中，分辨出一切军舰之形形色色，安顿在静水与灰白之天的中间；……那真是可惊异之舰队，把全欧洲在此地表现出来，武装的欧洲去对抗黑暗的老中国。它占有无涯的空间，各方的天际，好像充满了军舰。尚有小艇小汽船，来往于各大船之间，如同小的忙于事务之人物……

这就是贝野罗蒂“目击”中的中国海湾，这就是《北京的末日》的第一页。贝野罗蒂的目光从海湾移向海岸。广袤的大地上“集聚着许多快愉的士兵”：从非洲来的红裤兵、骚动的哥萨克兵、戴尖帽的德国兵、戴平顶帽的俄国兵、戴大毡帽的奥国兵和美国兵、穿西洋化服装的日本兵、插雄鸡羽毛的意大利兵、缠着大头的印度骑兵，他们“如往古的野蛮人一样，贪婪的抢劫”、“发狂的毁坏”、“兴奋的杀戮”，在他们狂野的喊声中撒下的是黑暗、静寂、裸体的死尸、惨不忍睹的血淋淋的残肢、头颅、发束、腐肉。侵略者打到哪里，那里就插上了“对于这剿灭呈现出喜庆之气的各国旗”。作者从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四日写起，一直写到一九〇一年五月中旬，用惊异、幽默、嘲讽的笔调，记录了他在中国勾留期间的见闻和感慨，写得最详实的是“帝王之都”在“丧乱”中遭受的摧残和蒙受的耻辱。

贝野罗蒂先后两次“衔命”来到北京。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二日，他告别了罗督大卜战舰，经过将近一周的艰难跋涉，于十月十八日到了北京。经过八国联军“炮弹机关枪的光临”，威严辉煌的“帝王之都”成了“黑暗之都”，成了“残破灰烬之乡”，到处是废墟和死尸。贝野罗蒂希望看到的“动象”和“生物”，仅

仅是战慄在蓝色的破衣之下的几个褴褛的乞丐，以及“食着死尸”的几条瘦狗。“三重城的宫殿，给人侵犯到最秘密处”。“圣堂”天坛成了英国雇佣军“整万的印度兵”的营地，遭洗劫后“只留存道上的大理石，及墙上天花板的黑漆而已”，就连祭神烧香的香炉，也成了英兵煮瘟牛的器物。慈禧的储藏室遭德国兵和俄国兵大肆抢掠后一片狼藉，华美的古董被瓜分了，“玛瑙、琥珀制之花草呀，精致之翡翠的宝塔及风景呀，象牙制之宝塔及风景呀，及其余无数的小人物，中国人耐心的作品，几年的工作，废之一旦，为刺刀冲破。其大玻璃箱碎片，散乱在脚下作响”，“皇帝的厚丝之袍，绣着金龙的，现在委弃在地下，各种杂物之中。人们在上面走，在象牙、玻璃、刺绣、珍珠上面走。”“中国神秘之中心，真正的天子窠穴，宏伟的堡垒”——紫禁城也成了坟墓，壕沟中堆积着成堆的尸体，“乌鸦，黄狗，从穴中下来，啗食他们的胸膛，肠胃，眼睛，几乎无肉的四肢混杂着，可以看见鲜红的脊骨，在破布之中”，“西方蛮人”成了“北京之主人翁”。

滞留北京期间，贝野罗蒂到处游览，逛鞑鞑城，访喇嘛庙，考察孔夫子的“神坛”，拜会在北京住了40年之久的法国传教士法威野，会晤慈禧的宠臣李鸿章。贝野罗蒂白天在“皇后之宫”工作，夜里住在“皇室”高贵的侧宫里。他在皇宫里抽鸦片烟，试穿皇帝的金袍，使用皇帝的盘碟，到皇帝的储藏室任意选择所需要的东西装饰卧房，玩弄过皇帝弹拉的风琴，在皇帝床上打过滚，在作为威严而恐怖象征的“王座之前”遐想“半神性的，使老大的亚细亚颤慄的皇帝”灿烂辉煌的过去，哀叹光绪皇帝在“丧乱的今日”仓皇出逃、“在太阳之下走动”、“任人观览”的惨相。贝野罗蒂在皇宫里随心所欲，在“野蛮的烛光之

下”做尽了种种“亵圣之举”和“中国皇帝之梦”，尽情地体味了“中国式的销魂、忘怀、抚慰、莫测、青春”之后，挹着中国皇后的“一对绣着蝴蝶的红缎睡鞋”，于一九〇〇年十月三十一日离开了残败颓废的北京，经天津折回停锚在大沽港的罗督大卜战舰，回到法国人的堡垒之中。

相隔不到半年，贝野罗蒂第二次出访北京。他游览了“神圣之林”帝陵，还在北京出席了瓦德西的晚飧，和法国将军宴请联军将校的盛宴。法国将军的盛宴是在中国皇宫举行的，应邀出席的不仅有瓦德西和欧洲各国的军官，还有穿绸衫戴孔雀羽帽的中国人——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、北京司法大臣、慈禧的特别代表和中国的王子们。清王朝向帝国列强拱手称臣的丑态，使贝野罗蒂感到很惊讶，“在许多西方军服之中，杂着中国长袍，珊瑚钮，尖顶帽。他们在失了神圣性的北京帝都，参与这野蛮人的盛会。成为我们时代最唐突的事了。”然而，更使贝野罗蒂感到震惊的，是法国将军的欢迎词和中国代表的答词，请看书中的实录：

在这奇突的败坏的平民化的大宴之前，当玫瑰在大瓶中低头的时候，我们的将军在喝香槟酒之际，起来对黄色的太子们道：“诸位的光临，可以证明我们不是为对中国打仗而来，是出于可恶的理由的……”

于是皇后的代表，很自在的起来，带着拳匪的仇视心答道：“我代表中国皇后陛下，致谢欧洲各将校，前来帮助从未遇过的危险时期之本国政府。”

静寂一会，大家喝完一杯。

宴会结束后，贝野罗蒂对法国将军说了他的感想：

我觉得这个盛会，给北京并可说和世界一个不可补救之破坏，虽然猝如其来，亚洲惊人的朝廷未必重新出现在此地，北京是完了，它的迷信失落了，它的神秘暴露了。

不难看出，贝野罗蒂前后两次北京之行的观感是不尽相同的。第一次北京之行正值深秋时节，八国联军战火的硝烟还弥漫在北京城头，“丧乱”中的北京成了荒城和坟场，但贝野罗蒂处处感到“好奇”，他的心情还是轻松的。秋去春来，贝野罗蒂在第二年春天再次“蒞临”北京时，尽管城里城外有了春意和“动象”，但他却为一种“非常美丽的奇怪”所困扰，他从清王朝卑微屈膝奴颜无耻和“神怪化”中，看到了“北京的末日”，“悲哀”淤积在他的心头。必须指出的是：贝野罗蒂毕竟是身穿法国水军军服、为法国侵略军效力的法国人，民族的偏见根深蒂固，在《北京的末日》中污辱义和团和中国人民的文字随处可见，美化法国侵略者的描写散落在字里行间，但书中记录了许多重要的史实，摄下了那个时代的掠影，值得每一个炎黄子孙反思和回味。

译者李金发（一九〇〇—一九七六）广东梅县人，他是我国现代象征诗派的先驱，出版过《微雨》（一九二五）、《食客与凶年》（一九二六）、《为幸福而歌》（一九二七）等诗集。李金发又是“我国雕刻界的泰斗”（李石岑语），一九一九年泛舟西渡，就读于巴黎帝国美术学院，学习绘画雕刻艺术，一九二五年回国后致力于美术教育，雕塑过广州孙中山铜像、邓仲元铜像及蔡元培胸像等出色作品。李金发的散文随笔写得很美，他与友人合著的短篇小说集《鬼屋人踪》（一九四九），以揭露西方资



本主义制度的罪恶、控诉旧礼教和旧社会对下层人民的摧残、歌颂华侨的爱国热情见长。长期以来，李金发被视为“诗怪”和“新诗发展中逆流”，打入冷宫。众所周知，李金发在法国求学期间深受波德莱尔、魏尔兰、拉马丁、缪塞、萨曼的影响，从而构建了他诗歌特有的风味——忧郁与厌倦的情调、朦胧晦涩的色调、个性主义的声调的交融混合。回国后，李金发参加了文学研究会，一九二六年与蒋光慈、田汉一起拍过革命影片《到民间去》，一九二七年到武汉参加北伐，大革命失败后当过蔡元培的秘书。抗战前，李金发在广州，任美术专科学校校长。一九三八年广州沦陷后逃亡越南。一九四〇年由越南回到广东韶关，创办《文坛》杂志。一九四一年到重庆，将他在韶关一年写的散文、杂文，新诗和译诗编辑成《异国情调》出版。一九四三年投笔从戎，担任第四战区上校专员兼外事科长，负责策动越南的抗敌工作。一九四四年任驻伊朗大使馆代理大使，一九五一年移居美国，在纽泽西开办农场，过着退隐的生活，一九六四年由美国侨联出版社出版了小说、散文集《飘零闲笔》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因心脏病逝世于纽约医院。李金发的译著很多，曾前后发表和出版过《意大利艺术概要》、《雕刻家米西盎则罗》、《核米顿夫人传》、《托尔斯泰论》、《托尔斯泰夫人日记》、《肉的图圈》、《古希腊恋歌》、《岭东情歌》、《艺术论文集》、《法国文学ABC》、《飘零闲笔》，等等。《北京的末日》译于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间，在《前锋月刊》一卷二期（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日出版）至一卷六期（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出版）上连载。当年阿英同志见到这一译稿后，评为“洵为佳作”，因为它写到八国联军践踏我国的惨象，可以激起我国读者反帝爱国的思想。读了这部译作，不仅可以管窥译者在 30

年代初期的思想风貌，也能蠡测他的艺术心态和审美情趣。李金发是个唯美主义者，他认为“艺术上唯一目的，就是创造美”，“艺术的世界”应该是“美的世界”；真正有生气的民族，“他就为恶，也有‘恶之美’，他就去死，也有‘死之趣’”。翻译也是再创作。李金发在翻译《北京的末日》的时候，以其特有的活泼、流丽的译笔，在民族的残骸中掘出热烈的光辉，在丑陋、卑微的国民身上揭示深层的内蕴，从而使这部译作和他写作的诗文一样，流溢着一种特异的美。

**商金林**

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二日

# 目 录

写在前面 .....	商金林(1)
弁言 .....	贝野罗蒂(1)
黄海上战舰 .....	(3)
愁惨的宁海 .....	(8)
到北京去——死尸铺成的路 .....	(13)
在帝都,野蛮的蹂躏 .....	(48)
回到宁海 .....	(109)
春天,皇宫里的火 .....	(112)
帝陵探秘 .....	(125)
北京的末日 .....	(148)

# 弁 言

## 给副水师提督的信

水师提督：

我从中国寄到费加罗报发表的小品，将在我回来之前，不能重读它们的，在巴黎发行单行本了。我非常挂虑；觉得这样的一集，当然有很多重复的地方；然而我恳你接受我这个弁言，当为你第一中军的诚挚而深长的敬礼罢！况你当比任何人都能宽宥我，因为你深知道这些文字，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成的！一天复一天的。在辛苦的乡间，在不断地骚动之海上生活中。

我是在你给我的使命中，直率地去描我所见到的事物。在这陌生的中国，当我们行到黄海，北京已经攻下，战争亦停了；我只能在和平的时代去观察我们的士兵，我看见他们到处都很友爱良善，去对最温和的中国人。我的书或能在局部的助成吾人去推翻许多反对他们的不应当的传说！提督，或者你会怪我，几乎没有谈论到我们船上的水手，他们老是在辛苦之中，不怨不怯，当我们在长久而枯死的北直隶勾留中，可怜的受拘押者，他们生活在铁墙中间！他们没有首领，及生命关系的负责人，来作依靠或严重的计划之鼓励。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他

们什么都看不见，即凄凉的海角之远亦看不见。虽然是中国夏天之酷暑，他们的四周老是生着火；他们生活在热的潮湿中，为汗滴所浸，只有时因为重力的工作始出去，有时在狂风暴雨的夜间的小艇中，只须看到他们现在消瘦无色的面孔，就知道他们怎样的受磨难！

但是假如我单调地去讲述他们的疲倦，他们永远的忠诚，  
将没有人去看我的书了……

贝野罗蒂

## 黄海上上的战舰

在一个黎明平静的海上，群星的天下，一个东方的天边来了一线光辉，可证实是天要亮了。但仍是在夜间，空气是微温而轻荡……是北方的夏天，抑是热地的冬季呢？到处看不见什么，没有陆地，没有火光，没有风帆，没有丝毫地方的指示：一种海上的静寂，在优美的天气，在不定的清晨之神秘中！

如同一个要攫物的水怪，战舰静寂地前行，徐徐的机器，几乎没有转动，它大约走了五千里，几乎没有吹过号，不断的每分钟转动四十八次螺旋，始终如一，亦没有损耗它坚固的机轮。这样长途及速度，于它不致发生什么障碍，这样度过艰难，实在与有名的军舰比较，在第一眼，人亦将选择它。

今晨，我们到了世界之一角，其名字昨日于我仍是无可否认的。但现全欧洲的眼光都转到那里去：这个海，如此平和地发光，那就是黄海，北直隶的海湾，从那里直达北京，无数中等战队，集合在那里，大概是很近了，虽然没有什么宣告。

二三日来我们在九月的晴天中，在黄海中行着。昨日与昨日有许多席帆的海船阻碍着我们的路，它们是过高丽去的。在旁边已可看见许多小岛，或远或近，但此时各方的天边全是空虚的！

从中夜起，我们开慢车了，以便到那等候着我们的舰队中

不致过早，——那将为必须的军中礼仪环绕着的。

五点钟，仍在半黑的夜间，军乐响了；愉快的喇叭声，每晨警醒了水兵们。比平日早一点钟，以便洗濯军舰，它在海中走了四十五日，实有些齷齪了。只能看到空洞的空间，然而瞭望水兵，指示出天际的黑烟，这个小小的煤云，指示出可怕的事物之来临；它是从一个大铁船中喷出来的，像是空前的舰队之呼吸，我们就要加进去的。

先是水手们的洗濯，然后是船的。水手们跣足科头，射着多量的水，在晨曦中，虽然经过不断的劬劳，他们并不疲倦，不过于载他们的船之疲倦。罗督大卜船，是许多匆促开驶船中留下的一个，孤独的在途中，在酷热的江海，没有死亡，或重大的疾病。现在太阳起了，天际无限澄清，黄色的圆盘，徐徐的在无气力的水中升起。而初脱离赤道的我们，虽然这日光是如此光辉，但我不知怎样，觉得它有点太无光彩在凄清了，有点秋意，及北方的天气之感。真的，这个太阳是变了，在二三日之间，它已不焚烧了不危险了，亦不去恐怕它了。

在我们眼前，煤云之下，绝远的事物，已开始出现了。只有水手之眼，始能看得见，一种桅樯之林，可以说，合布了空间，凡所能看见的地方。我们知道那是庞然的烟囱，巨大的桅樯，可怕的军器，和着烟在远处的现代舰队上。

当我们的洗濯工夫完了，水桶在手中，不再去漂浮各种东西了。罗督大卜再开足速度（它平时的速度，是十一结半，从法国开驶出来便如此。）当水手们赶着去磨擦铜器铁器，它开始去走过那平和的海面。

在天际的烟雾，事物时隐时现；可以在无数的桅樯中，分辨出一切军舰之形形色色，安顿在静水与灰白之天的中间；那

可怕的伴侣，全显露出来，那是怪物的集团，一个是白和黄，一个是白和黑，其他的是泥色或雾色以便掩饰，有曲背的，有半腰浸在水中，而像阴险的，可畏之甲壳的，他们的形体之不同，全随各民族对于毁坏机器之观念如何而变。但是全都在喷出可怕的煤烟使晨光失色！

中国海岸全看不见什么，像人在千里之外，或它全不存在一样。太古是向来为排队的地方，我们的精神在那里舒展了。中国近在咫尺，但不能见，它吸引了许多的邻人，欲攫食物之兽群，全对它动员，如同野兽停留着，在这一定的海上，可说某海上。

水在这区域因为不深，所以失却了它美丽的蓝色，我们在那里，很久始得习惯。它变成混浊，淡黄。天呢，虽无云翳，但是凄清，愁惨之象，在第一眼，又为这集合而消散了，无疑的，我们要久参与的。

但是行近时，一切都变换了，即于是时，太阳升起，美丽而光亮的战舰之形体，更明显了；其颜色与战旗混合了。那真是可惊异之舰队，把全欧洲在此地表现出来，武装的欧洲去对抗黑暗的老中国。它占有无涯的空间，各方的天际，好像充满了军舰。尚有小艇小汽船，来往于各大船之间，如同小的忙于事务之人物。

现在各面都放着礼炮，来欢迎我们的提督。在灰暗之烟的轻纱上，火药的白烟成球的浮着游着；一切铁桅，都升有降着三色战旗，来表示欢迎。到处可听到喇叭之声，异国的音乐，奏着《马赛曲》。人对于这老是一样，但老是娇艳的礼仪，有点头眩，它借这不常用之美丽，去对战舰队的舒展。

于是那太阳终于兴起而照耀，给我们于蒞临之日，一个最



后的盛夏之幻觉。在这国度极端的季候，二月以前，将开始结冰以度长冬。

当晚间来了，我们的眼快要疲倦了。第一次，因战舰队，给我们的大景象而感到趣味。电火忽然在各方照耀着，白的，青的，或红的，闪烁或灿烂。各战舰，用灯光去谈话，火中反照无数的记号，无数的火光，当探海灯之光照射在天际或在天空飞过，如同一个彗星的时候。人全忘记了这怪物及可怖之躯体中隐藏着的破坏及死亡！暂时，人觉得在广大而繁华的都会中，有高塔，有宫殿，临时在海的领域中，要发生一个特殊之大宴会！

一九〇〇年九月廿四日

我们只隔一天，但一切全变迁了。自早晨起，微风便吹拂着，——仅是微风，已恰够去吹斜大群的黑烟，在这广大的海湾，不深的水浪已滂湃了。小船的不断的来往，使小浪跳荡，浸着这上雾的天气。

当其时，一个德国颜色的船，徐徐从天边来到，如同我们昨日一样，船名叫做赫尔大，即刻重认识它是载着联军所等候着的海军大将瓦尔德西的。它们又复如我们昨日一样，给他盛大的欢迎礼，大炮重复散布它们的白云，将白棉絮混到黑烟中去。德国国歌一切乐队都重复地奏着，飘扬于微风中。

风儿吹得更厉害了，更寒了，秋天的恶风摇动了。昨日如此安定的捕鱼船及小艇，这个预示我们在此的愁苦及艰难之日，因为在此不定之海湾中，一到危急的时期，就要得法兰西运来整千整万的兵，卸下岸去。还有无数战时用品，要在骚动的水中，使许多人，许多事物，游行在小艇在汽船中。风冷之天，黑漆之夜，把它们送到塘沽去，那里是河而不是海了！